

賭棋山莊所著書

賄棋山莊文又續集卷二

長樂謝章鋌枚如

鼇峰戴筆圖跋

恭甫先生經術文章人所共知無庸言矣其主鼇峰講席扶植士類衆所爭仰更無庸言矣先生先有戀雲校經二圖題詞殆滿載筆圖則專爲修福建通志而作關繫頗鉅再閱數十年恐無有知其始末者志告成矣方將遂寫校刻而先生棄賓客某中丞者素以文學自結於先生里居相望因築室微有違言而芥蒂未能忘也乃乘隙修怨倡言新志乖義法衆紳之不學者聞而和之時總纂分纂諸君子尙在局不以所擬議商之局中

竟縷列公牘鳴之官當路亦有訝其不情者而中丞方柄用有
權勢弗敢質也乃捆載全稿歸之陽推中丞爲刪定而事體繁
重中丞方營營富貴實亦無暇及此遲之又久委託非其人以
鈔胥爲作者毀新返舊新稿全付一炬令旁觀無從校證吁可
怪也章鉉雖未及先生門面其高第弟子多相知輒以遺事詔
我其中最可惜者如職官表綜核可參六典經籍志派別可尋
家法方言考通轉可悟小學其餘類此者尙多今則不遺一字
矣亦有分修成帙感憤自剖劄者如錢唐陳扶雅之列傳仙遊
王懷珮之地理沿革考皆足名家今亦傳本漸稀矣題圖諸作
則侯官林文忠公七律已定是非大概而建甯張亨甫孝廉之

七古叙述尤悉句下夾注詳而確圖外尚有錄本讀其詩考其

注於茲事瞭然矣其不系題圖文字則光澤高雨農舍人之與

鄭方伯王觀察論通志兼辭總纂書

柳快軒未刻文集

侯官林香谿廣

文之通志條辨

射鷹樓詩話

閩縣何道甫孝廉之記新志經籍

藍水書塾

未刻

閩縣劉燭甫刺史之志稿感賦六首

岫雲樓續集

最後左文襄

公蒞閩設局正誼書院開雕此志時侯官林勿村中丞爲院長

或謂近數十年事志所不及當補中丞曰刻志大府盛舉也然

志已非舊我輩分謗可乎林中丞尙不隨人道黑白者其序可

采也此外未見者想猶不少章鉉擬輯錄一編以遺來者庶幾

公論之不泯乎先生沒後家中落某中丞則及身數易其居山

邱華屋過者慨焉古云國可亡史不可亡志史類也夫豈料河山清晏之日文治昌明之會而含沙射影竟幻爲黎邱之鬼若此哉今是圖歸於陳伯潛閣學修志之舉發自閣學會祖尙書公今得是圖毋亦有香火因緣者乎志雖亡而圖當不朽已長樂末學謝章鋌跋於致用書院之維半室時年七十有六光緒乙未

誥授中憲大夫 晉封光祿大夫陳公墓志銘

閩省會巨室以百數而螺洲陳氏爲之最陳氏之發名成業亦以百數而子良封君爲之最公諱承裘子良字也春秋六十有九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丙子日加丑考終於螺洲里第上自薦紳下逮氓庶莫不同聲太息曰福人逝矣其家世則刑部尙書望坡司寇之孫雲南布政使弼夫方伯之子行居長配林夫人知書善相其夫子七寶琛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寶璫戶部郎中寶璫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皆以進士起家寶琦寶璫寶璫相繼爲舉人寶璫殤餘六子無不登科者女三適同縣舉人劉濂淡水候選知府林爾康候官舉人高向瀛孫十三孫女十

二長孫懋鼎官中書庚寅從其父寶璫叔父寶璐同捷春闈同
任京職懋乾懋豫俱縣學附生而孫女婿林炳章亦於前科入
翰林公皆及身親見之嗚乎盛矣其仕履則出應童子試卽受
知於長洲彭文敬相國由廩生領辛亥鄉薦壬子成進士以主
事用分刑部浙江司行走公慨然曰吾今可以行吾志矣遂不
出閩撫通州徐清惠侍郎以畿輔饑徵輸公倡議採洋米蠲其
稅事集而民弗病以海運功加四品銜又以前後捐餉移獎加
員外郎銜 賞戴花翎候選郎中又以粵匪陷漳州省城戒嚴
督南鄉團練功加二級 誥授中憲大夫又以寶璫官加二級
誥封光祿大夫公復慨然曰吾雖階顯秩固溫溫無所試也

其間學則岐嶷濡染既諳 朝章國故而又從宦四方盡交賢
豪長者若何子貞吳子苾江龍門諸名宿莫不上下議論相與
傾倒天性愛才好善雖氓隸一行可風贊歎不絕口騷人俠客
琴工畫師緇黃方技無不容接獨不喜工於心計者在關中好
集古金石書畫晚亦不留意所爲詩詞任其散失守沖履約翼
翼乎恭銘抑戒之思乎予嘗隨公醪飲輒舉鄉先正遺事以資
欣賞公尤能道其曲折聞者瞠目撫舌公一笑置之而亦不自
明其所涉獵也且夫公之所專心致志而求其必赴者多在根
本性情之地公生時尙書按獄楚北風雪中 成皇帝解所
御元狐馬褂以 賜家書亦至遂以咳名小字曰楚恩然則公

之初生卽與家國相關其祖命之矣少長母鄭夫人寢疾公不解衣者再期藥弗效乃刲臂肉雜藥中亦弗效益割右股投之仍弗效哀毀柴立遂併事母之誠一意以事父朝夕在左右及方伯自滇藩引疾歸謂公曰吾年甫艾無需於汝汝通籍已十稔當出供職公志在終養又未忍明言乃遷延行期委蛇於膝下者前後垂四十年於時諸母熙熙諸弟怡怡公與林夫人推和助順於其間方伯願而樂之而公之視無形聽無聲之心稍慰矣尙書方伯雖再世廩仕而皆以清白遺子孫公爲家督性又好施濟食指千計交際往來雜遝旣不能富又不敢貧支拄之苦有甚於寒素急則稱貸以應而窶人子望公如歲出載

途入候門鴈行迭進不罄其囊不止而公無所芥蒂於其中其
高情曠識又如此迨長君督學江西視師南洋祿入稍豐債負
始減而公之約已澤人如故也予中年後知君漸深公亦不以
同流合污視我竊絲公之生平少無子弟之過長無鄉曲之謗
老無得失之患百爲歸於厚生安歿甯容容多福而赫赫不爲
名也明年二月葬古嵐山偕林夫人合祔舅姑之兆禮也銘曰
惟古陰騭五福難覩禕而陳公承先啓後忠孝堂構禮義輻輳
詩書乎馳驟科名乎授受任卹勿卹若乳鰥象賢之賢譬弓鼓
修人達天得天厚佳氣鬱葱彌崗阜

王汾州家傳

君諱文田字心農一字蘭村籍山東黃縣曾祖克順祖大齡皆武庠生父鴻中以武解元成進士

用侍衛

賞戴花翎

母丁侍衛以累世習武期君讀書甚摯君仰體庭訓攻苦不少
憊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三十七舉道光己酉順天鄉試謁選
得廣西宜山縣捐升知州分發直隸歷權永年故城兩縣事卽
眞滄州知州而故城政績尤著永年爲九省通衢縣之臨洺關
兵差絡繹供張勿缺以其間治訟牘邑無廢事及交卸貧不能
行遣人歸里鬻田乃始辦嚴故城瘠苦異常素無城郭紳民團
練與官風不相能君下車卽赴各鄉慰勞拊循勉以忠義聞者

省感奮用命會擒匪張錫珠朱景詩由河南彰衛竄擾直境君
澈厲各團防範加密壬戌十一二月逆匪兩竄縣境君皆督勇
擊却之大府以辦團有成效入告 賞戴藍翎癸亥正月初

五日賊大至突入南關莊等處夜火燭天公偵知逆匪夜踞一
村輒於村外縱火爲號自於村內酣寢遂督同團長張錫率數
千人擇號火最密處冒煙疾入賊猶未覺我軍大呼競進賊從
昏夢中驚起我軍乘之斬馘二千餘人獲贏馬器械無算大府
以屢次獲勝上聞 賞加運同銜自正月至八月大小十七

戰皆捷縣境卒賴以全縣之鄭家口老嫗刁氏無子一女已適
人一夕嫗爲人縊殺而室中什物皆未失莫得主名君知仇而

非盜問其女曰人有與汝母仇者乎曰無曰亦無睚眦者乎曰有族人刁四前數日入室竊物爲母所覺叩頭請勿播母戒斥而縱之去外此則無矣君急捕刁四至詰以緹媼四堅不承君命袒其胸臂血痕狼藉似瓜傷未久者詰之四失色曰小人苦蟣蝨爬搔所致君笑曰何至糜爛若此蓋汝前竊媼物欲殺之以滅口胸前血痕緹媼時爲其爪傷耳吾昨驗媼見其指甲帶血今以汝胸上傷痕證之益符合矣四大驚服罪一邑傳以爲神七月授滄州知州甲子正月抵任滄州民情強鷙漢回雜處鬪狠健訟倍於故城君隨事誥誡民風稍靖丙寅山東捻匪頭目孫姓詭稱賣藥入直隸旋至滄州君聞其言貌殊異命役捕

獲嚴鞠之得實解省伏法大府上其功請

賞換花翎爲部

議所格改優敘是年以海防出力得

旨以知府用尋以擒

獲梟匪巨魁經大府疏保仍奉

旨賞換花翎戊辰春擒匪

張總愚竄直境勢極猖獗君勸諭各鄉築圩爲堅壁清野之計
復募勇守城日夜登陴目不交睫者數月賊屢至皆以有備而
去鄰境鹽山南皮慶雲等縣皆失而滄城獨完其秋擒逆肅清
君以守城暨防河功奉

旨俟補知府後以道員用而君積

勞太甚竟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卒官春秋五十有六配張妾鍾
子三錫綸鹽大使錫嘏知縣錫蕃見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福建
學政女二孫二

謝章鋌曰學使莅閩以章鋌與君爲同年生以傳請學使爲言
隨任讀書時君輒橐付數金令其朝夕不離身或疑之君曰予
守主官也城破則死之兒輩得免少儲亦可存濟卒之君不被
難且得民而君之子今爲詞臣品位日隆非君之遺蔭不及此
然則學使之無忝所生其兢兢豈有極哉

林文忠日記跋爲公孫

燕愉

通判作

祿文忠公日記

章鉅

昔曾窺見一二矣公從子訥山太學與予

有連爲言公在官無日不治事無日不見客亦無日不親筆墨
所爲日記不下數十百本隨時隨地皆可案稽今觀此冊益信
公身後子姓分析爲墨寶噫誠足寶也雖然文忠有政書而未
有年譜以宜分年錄要補所未備勒成一編臚其生平出處進
退大節垂視後來近阮文達雷塘菴曾文正求闕齋兩弟子記
亦皆刪掇日記遂成名作子經爲公賢孫其有意乎

邵母林淑人五十壽序

聞之支持門戶之謂家堅實積蓄之謂室家之謂壯其外也室之謂固其內也若其外既無以爲壯矣則將以固內者兼以壯外而門戶乃立而積蓄愈厚此無成有終之義坤道之所以含宏光大也林淑人者文忠公之孫聽孫廉訪之女水師提督邵捷軒軍門之子婦也幼端慧喜讀大家訓及列女傳年十六歸彤臣郎中郎中勛於書不問家人產是時舅姑皆棄養淑人獨力肩家務賓師需何膳祭祀需何品某親朋宜饋遺某戚友宜慶問莫不先時部署罔有廢闕夜則鈎稽出入錙銖無或失者郎中有摯交急需千金苦無以濟淑人擘畫贊成之郎中集族

衆購地立家廟淑人謂豐嗇不齊不如獨任祠成百須俱備溪漲暴發西南窪居盡沒淑人督婢媼爲粥命健僕駕小艇徧振之或拯以出全活無算其素性樂善能相其夫又如此無何郎中不祿長子璧年十四次子瑞僅五歲淑人哀痛病甚展轉衾枕數閱月旣而曰徒死亦奚益哉要令死者如生生者乃無愧耳乃延師授二子書退則篝燈自課之間舉古聖賢格言爲勸戒漏三下始就寢如是者有年軍門之墓齧於水淑人擇地改葬祔郎中於丙穴二子六女婚嫁各以其時郎中之弟早世淑人愛敬娣婦視猶子如己子同財共產穆如也所居爲楊光祿絳雪山房遺址花木水石幽潔有逸趣淑人時時裴徊其中以

自遣既而璧與瑞先後補弟子員而瑞旋舉於鄉淑人始稍稍
有喜色顧二子曰而父讀書齋志而庶幾能大其業乎乃又不
幸瑞逾冠卽逝淑人哭之慟而冀望於璧者尤遠且切予竊謂
淑人以名公愛女高門冢婦席豐履厚旁觀相豔以福澤而豈
知其困心衡慮盤根錯節自丁丑以來疊遭夫若子之阨蓋亦
極人事之多故矣乃淑人力持以坤貞之吉內言雖不出於閭
而精神常周於戶外後起皆能成立卒之閭閻依然不墜其家
聲可不謂難乎予嘗讀桃天之詩矣其首章曰宜其室家其次
章則曰宜其家室家之於室猶華之於實也不實不足以成
華曾是家也而能不歸重倚賴於其室哉室不毀家不替推之

家人無不宜昔爲令妻今爲壽母矣於是淑人年五十璧曾及
予門介其妹壻董生元亮具事略來請擇言淑人通書史予爲
數陳經義庶足爲鞠臚稱觴之侑乎謹序

杜平縣知縣黃君家傳

君諱玉柱字笏山先世由江右遷閩有年矣君始讀書應舉以
淡水縣附學生登咸豐乙卯鄉榜是時粵匪倡亂大江南北無
淨土君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謁選得粵西至則檄委宜山縣
事兵燹後公私赤立君葺茅爲官舍帕首犇刀搜捕遺孽掩暴
骸招流亡豁浮征拊循甫和集調武緣旋權貴縣先是賊氛未
靖燈籠橋一鄉被脅千餘家事平田產沒官民無所歸君哀之
力請大府復其業鄉人立祠橋側以報君禁之不可調蒼梧有
行劫者遽斃之杖豪猾歛跡調宣化宣化近交趾民習於髮逆
特獷悍君以爲當使之識字柔以詩書氣乃分俸立四義塾嚴

勸厚獎民漸向學秩滿當遷領邑孩穉千百隨其長者泣送號
曰黃公去吾曹廢讀矣君惻然爲籌一歲資乃行謝曰官卑力
薄不能圖久遠甚愧父老邑人築亭邕江誌之其後君復歷任
思恩興業臨桂諸縣諸子多不在左右其政不詳焉然以君生
平推之知必不負民以負國也君性俊爽無俗見視津要鮮
常意者劇談豪飲好作八分書工繪事尤長松竹晚好畫石所
處僻遠以故不見稱於時最後君宰臨賀在廣西極邊與廣東
封川連山錯壤蠻獠雜居歲比旱人情洶洶君先事請駐兵境
內乃安然賀故善地有覬覦者或以告且示之黃緣君笑置之
竟調桂平桂平當邕江之衝法事方棘鎮南告警羽檄交馳君

往往中夜徘徊仰視天際霜氣淒栗攬槍照眼拊膝悲歎曰嗟
乎世變將亥極乎未幾而君遂病光緒癸未七月歿於桂平縣
署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金章本生曾祖諱金振本生曾祖妣氏
藍氏張祖諱嘉榮祖妣氏葉考諱惠誥贈奉政大夫妣氏劉誥
贈恭人配陳恭人先逝側室林孺人男子子三宗鼎己丑恩科
舉人彥鴻戊子科舉人宗孫早世女子子七長適侯官舉人丁
芸次適長樂舉人鄭伯溶三適廣東番禺縣學生許椿身四適
閩縣國學生曾以楸五許閩縣陳爾樟已卒餘未字所著有六
宜書屋詩草書畫題跋二卷讀蘇碎錄一卷初君以臺籍舉鄉
試今臺灣亡矣遂籍福州二子皆才皆及子門來請傳予不忍

辭

內史氏曰予總角之友胡夢得稱君孝友縵舉其家庭所設施以告予同年之友何嵩祺則標舉零章斷句謂君文采風流月中不數見然則行誼文章君皆足以傾動一時矣然以予所聞君之卓爾不羣不沾沾在此也君既久困於收令有所親方當路其氣饑吹嘘直欲置人青雲之上書以招君君曰窮而詭進達則失守吾不以一日易百年也吾爲吏三十年審之熟知之久矣有命焉卒婉謝之此事行略所不載予卽聞之君所親所親以君之不感激也反峻拒之憤舉以爲笑嗟乎通介之不相爲情也久矣其後所親卒不暇爲君地君若有先見焉君則超

然遠矣此君之所以盤根錯節而獨能以政績自見也

李藹如七十壽序

道光乙巳丙辰間予讀書荔水莊之春暉草廬姨弟李少棠爲之供朝夕草廬隔牆有劉壽之奉母居焉共對衡望宇則李藹如肄業之所二君蓋李氏內外兄弟也是時予未壯而二君年更少夜靜書聲相接予每聽之而樂未幾二君相繼舉於鄉而予則橐筆饑驅秦晉燕齊之交縱橫數萬里曠然不相聞者久之未幾二君又相繼爲學官壽之官未久而歿藹如則供職海澄龍溪間於今有年今夫師儒之官其關繫庠序重且鉅矣而人之居是官者輒自目爲閒散冷職世之視是官者亦且儕之佐貳簿尉之列豈儒官而不當有賢豪長者耶以予所聞螺洲

林希五兩化以伉直忤上官是氣節之士也遭戍歸而壽至古
稀不改其素謝退谷金鑾鄭六亭兼才相繼在臺灣關噶嗎蘭
創修臺誌國計文風蒸蒸生色是經世之才也而退谷任安溪
著教諭語教士不脛而走各行省所至大府爲之刊刻是經世
而兼能立言者乎吳清夫賢湘治古文負重名知人善下其所
識拔獎進皆成俊才爲鼇峰監院見器於汪稼門制府遇事敢
盡言制府愈重之是文苑之彥也論者謂爲二百年鼇峰監院
之冠然而諸老先生亦已遠矣言予所及見者屏南張廼紀正
元由進士改教授有萬青堂時文風行一時以教寬柔不刻薄
官冷淡勿寒酸自旌其學舍愛惜景光不爲町畦而文采風流

姓氏熟于婦孺之日然張先生之爲儒官別調也一而不可再
同時閩縣陳采屏廷煥吾師之師也久任興化府學諸生以贊
來輒受而復返之曰此禮也古者受贊必反贊禮重于金重乎
其同官以先生不爭多寡致束修日減詰先生先生不答同官
怒而拳折其齒其詳見於郭籤齡吉雨山房集可覆案也侯官
魏又瓶本唐吾友子安秀仁之嚴君也辛卯鄉試第一人由大
挑得縣由縣改教之官閉門謝絕迎送往來以課士教子爲急
諸子皆通經長者能文章次者知考古而先生亦著書滿家比
以積金滿贏者何如乎嗟乎諸先生大抵子父執耳則請言其
相優相狎與余年輩相若者侯官劉芑川家謀年十九舉秋試

成詩已數卷名噪甚大挑得甯德學廵子課子子見其教士嚴而衛士力官或謫訛士君輒齟齬反其意甯德瞿大令爲作考語曰劉教官憐才愛士敢作敢爲君笑曰教官無可作爲然不作爲恐不成教官但恨憐才愛士不實耳同官聞其語竊以自壯鄭修樓天爵長於書畫建甯合郡法其楷稱之曰鄭夫子丁憂起服入省坐補司吏需索君不答數月費盡竟不得補而歸而書畫愈工生平翛然物外有晉人風味嗟乎以子孤陋寡聞所言多同郡人否則官於吾郡者此外所不知與知而不及言者將更僕難數也雖然卽就此十數人而言之皆可狂可狷可中行而不可鄉愿者至若林書甫丞英之在建甯池秋如劍波

之在漳州臨危不屈甘義若飴其生氣尤赫赫在人耳目豈儒
官而不當有賢豪長者耶予南北主講三十年書院必有監院
監院例以教官故教官之利病予知之頗盡竊謂欲栽培庠序
必先栽培教官使教官得舉其職焉可矣藹如承其尊甫篆心
府君之遺澤再世教官以庭誥爲學譜二立堂之署扁輝映霞
潭不且有餘光耶近者壽之之子敬君之子世基皆從予遊一
日敬以世基之書至請爲君壽言予曰昔予與少棠徘徊春暉
廬外月光滿地人影參差忽忽如昨日事今少棠壽之不可見
君爲少棠弟亦年且七十矣穆穆儒冠一經遺子而朱顏白髮
婆娑乎枌榆晚景則君之敦品績學若予所覩縷諸先正其足

賭棋山莊集

文又續卷二

七

以相頡頏者必有在矣使人尊敬而指目之曰此秦漢所謂博
士官也雖伏生老無齒而授書圖之精神不嬰鑠如繪哉是爲
序

張子廉墓誌銘

光緒丙申十有二月及門張子廉廩貢生卒年五十有八卒哭其孤瑞珏具行略來徵銘君諱定遠始祖睦唐末從固始隨王氏入閩旣而有佑之者遷居永福之高山高山之張遂爲盛族祖妣父陞魁載世隱德而子廉尤以讀書醅謹有名里黨其初來見予也言甚歛而氣舉足若蹠而意前隱隱有翼然高望之概余異之旣退或告予曰君蓋有志於宋五子之學者其居家子弟之道甚備予慨然曰是篤行之士也於是君每來輒久坐息甚親予永福處萬山中生計艱難女紅尤不習子廉乃醵錢勸織始自一族繼而鄉邑數年機聲比戶里人歸自邵泊舟陽皆共自庄裏

岐輒賂土豪滿其欲謂之道頭債往往勒索因而爭鬪子廉倡
同人告於巡撫岑公除去之刻碑永禁而子廉無私焉人信之
故遇事必問子廉子廉所是非衆不能違而辭訟亦以漸減今
夫方心鈍舌癡步戀揖舉世皆以爲笑資也吾乍見而喜之習
見而敬之方鈍癡癡殆所謂古者之疾乎心與舌之本然無僞
也步與揖之自然不變也以本然率其自然不日見其眞實无
妄乎而元氣之貫通無微不入矣子廉之言曰儒者達而在上
當使庶民少我一人不得窮而在下當使族戚離我一人不得
瑞珏亦稱其父曰先考之於人也無智愚賢不肖皆以誠無一
言之欺無一事不爲盡力故與先考交者壯相敬而老益篤其

教人先嚴行習以安分守約勿負讀書本色爲訓嗟乎是殆真
能讀五子之書者乎著有勸息爭訟格言一卷公門修行善報
一卷倚松廬詩存六卷雜存二卷朝聞錄一卷夕可錄一卷樂
壽合編一卷葬其邑東門外王墓鄉與婦陳孺人合窆瑞珏又
以其叔父某某附子三長卽瑞珏廩生從予遊能繹予言次瑞
珍瑞璜皆業儒銘曰

厚重少文可入聖侗儻權奇必生競以樸以誠世乃信以迂以
拙物則聽世態百端洞庭一性嗟哉子廉貧非病歛眉抑志努
力乎先正

致用書院文集序

巡撫寶應王文勤公創致用書院將三十年而課藝未出無以
考肄業之進退予丁亥受聘主講乃按年分刻爲一卷文少易
選費省易舉蓋於今已越十年矣乃合編題名錄而系之曰
國家立學官以教士月有課季有考優劣有舉報今之教官鮮
克盡其職遂移其事寄其權於書院然亦時文試帖相習爲制
舉之業而已於是窮經博古有名德之大吏出別立一院專課
經古始於浙之詒經精舍粵之學海堂其後聞風繼起者亦復
時有然而未能徧也閩之致用書院則亦創於同治末年或者
曰書院之盛衰不過利餐錢而來耳今且高其名曰漢學嗟乎

學一也如或所言是殆以漢學爲粗宋學爲精耶不知精由粗生無粗則無精無漢學則亦無宋學矣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博何以爲約無文何以言禮也昔吾門有洪生嘉興者別余白鹿洞下出紙乞言余書贈之曰學求漢宋之要人以狂狷爲歸嗟乎道聽非學鄉愿非品也亦持其平而歸于有用焉則得矣講考據而執門戶不可也講性理而薄事功尤不可也然其始基則有二言曰有恆曰戒欺駑駘可驥十駕兀兀號寒賽鳳終醜毛骨作輟無成浮夸叢謗有門徑焉刻刻而求之求必真有歸宿焉息息而追之追必達不以天下關己任非仁人也

不於倫理考性情非志士也沿流窮源漢宋一貫而其入之淺

深離合則視夫德慧矣僕少不合時毫而荒惰諸君臆舉霞蔚
一時稱盛而僕顧欲以老生常談相告者殆所謂一息尙存此
志不容少懈者歟光緒丁酉四月謝章鋌書於致用書院之維
半室時年七十有八

陳母林太夫人像贊

并序

伯潛閣學以幫辦南洋大臣丁母憂徒跣奔歸蓋未嘗一日無
栳捲之思也爲太夫人行略累千言其大要曰不孝等朝入塾
暮歸寢一笑謔必斥一詬誅必斥一跛倚必斥殄生物毀完器
必斥日所授謫句讀忘義訓必斥漏三下極倦而休焉然而心
勤耗益大不孝等益迂拙而先妣益勞苦寶琛已卯典隴試
請假得歸省先妣日衣敝補舊布衣課婢媼種苧束緼夜則卧
寶琛於下牀枕上詢京寓用度及所交遊往來或感述親戚興
替與年來外家況狀外祖母起居稍及家計輒止而惟以寶琛
志節之不立諸子學業之未成爲患一日寶琛從容請曰萬一

得外職容迎養否先妣曰是何言無論汝祖父方老健吾母逾八十矣能就汝耶汝自立慰我耳文成以示其同年生謝章鋌意欲有所述章鋌審諦之樸屬微至終無以易閣學之言也無已則請爲影堂之贊聊以慰其孝慈之心贊曰

非兒之才得母之所盡母提携減兒辛苦竭母精神教兒步武推母腹心置兒肺腑耿耿春暉貫于圭組兒心報國天意將母浩浩長江潭潭大府翟芾有輝永錫純嘏父嚴或威母慈以補母貌母言母儀萬古

黃母李太淑人壽序

同治季年予主講漳州丹霞芝山兩書院時永安晴村黃君爲漳屬教官邂逅得一見逮光緒丁亥予受聘移主省會之致用堂君欲遺其子梓庠從予遊越數年君遷爲長樂訓導而梓庠曾知於今學使王公調送入院肄業遂舉選拔今年君之母黃太淑人年七十有一君將舉壽觴於是具事畧梓庠造院求爲屏障之言予自勝朝卽省居然累世皆籍長邑爲弟子員族中羣從多與君有師生之誼予不敢以不文固辭雖然婦人無外務所重皆庸德而庸德最難表章顧予屢聞梓庠稱其祖母之慈夫慈母德之最也官府之治民也慈則交稱衆母焉百姓

之治家也慈亦足毗輔嚴君焉太淑人之慈所以積福積壽之所由來也畧言太淑人來歸逮事曾祖姑曾祖姑年高善病孫婦甚衆非太淑人侍側不歡予曰慈者必孝孝者慈之根本也畧又言君之父客南府君官遊擊素義俠能急人急執友某賈折閱無以自存遊擊君亦窘無所措太淑人盡出簪珥服飾質百金資之予曰慈者必惠惠者慈之作用也君父既久宦汀州家事專恃太淑人君童穉或不檢太淑人曰汝父所生惟汝所望惟汝耳今不自立後將如何及君得就一官太淑人諭之如昨笑曰兒稍成立矣尙煩吾作是言耶探其意慄乎若秋肅也聞其言則又藹乎若春溫也惟言之若恐傷其隱故言之愈足

以警動其心也故君厯儒官有年所一以太淑人之慈慈之而爲士者亦莫不頌其慈焉亦莫不知太淑人之慈焉略又言太淑人生平無疾言遽色內外親數十百人往來各有恩意卽下至婢僕亦自以爲得所此則一慈之所推暨也幾見寬和仁厚之家有視戚屬如路人賊僮從如仇讐者乎此不足爲慈母異也然在太淑人則亦黃河之餘潤焉吾嘗讀螽斯羽之詩矣以螽斯之易生也乃詩人特詠其羽夫螽斯固不必以脂膏蕃育其族類也羽者翼也以羽接翼則所翼者遠矣以一羽聚衆羽則所翼者愈厚矣誦誦薨薨揖揖皆言和而多也和之極慈之至也子孫首言振振奮起有材慈之始事也次言繩繩相續不

斷慈之繼事也次言蟄蟄式好無猶慈之終事也其在思齊之篇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所謂徽音者卽此誥誥堯堯揖揖之和聲也雖未知其果爲百男與否而其量則不啻百男焉管子曰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孟子之論賢父兄也實之曰養養卽慈也父曰養母曰慈其義一也然則一慈可以致百順慈不亦大可恃哉太淑人久受夫封及君官廣文加光祿寺署正銜又受子封今梓庠充選貢瞬將秋試飛黃騰達直上雲霄太淑人之受封未已也回憶教子抱孫時始願殆亦如是矣大慶之日君舉觴於前諸孫鞠臚於後太和洋溢光耀於門庭魯頌曰令妻壽母昔爲令妻今爲壽母矣俾壽而富俾壽而艾眉壽無有

皆皆意中事也此雖君公之詩然斷章取義士大夫之能宜其
家者其理亦可以操券矣君試舉予說陳於前太淑人顧其膝
下當欣然舉酒相慶矣謹序

傳鈔杜律詹言跋

相傳杜律詹言爲先尙書冊封流求時著以教其國子者流求學詩不學古也然家譜有錄無書予生七十餘年矣到處求之不獲前年龔藹仁易圖方伯歸田携所得海甯陳氏書數千卷其後又購閩縣劉奐爲家鎮教諭書亦不下數千卷劉龔本戚屬教諭家中落故書歸於龔方伯第三子永叔鴻義秀才從予游予借觀其書目見有是編從而傳錄之其言詩中用意詩外微旨皆深愜有條理卽所采舊註亦不蕪書固可傳也刻之者魏惟度憲惟度家福清多財而好事曾刻詩持數十卷又刻本朝詩數百家多顯貴而不及秀水朱氏故竹垞詩云近來論

詩兼論爵不及歸田七品官直待書坊有陳起江湖諸集庶齊
刊蓋爲惟度發也然惟度刻此書時去先尙書將百年或出於
其心之不能已殆非勢位聲氣之爲也第予於炳燭年光獲睹
先業則亦衰病中大可欣幸者也光緒二十有三年十一世從
孫章鉉謹記時年七十有八

漳州總兵洪公壽序

昔歲予遊陝掌教同州潼關兩書院于時回亂初平灞橋殘柳
有新枝葛口一辭僉曰此多將軍之力也後二十年予在江右
掌教南康白鹿洞書院于時福州夷患方棘徵兵絡繹過九江
馬江矢機輪局幾燿忽聞洋船驟退奪門出走道路喧傳僉曰
穆將軍親臨前敵主其事多將軍者忠勇公多隆阿也穆將軍
者果勇公穆圖善也維兩將軍子皆不及見而聲名在人口聞
鼓鼙而思將帥於兩將軍有餘慕焉及門黃孝廉彥鴻乃爲予
述洪將軍事洪公者初隸果勇麾下而入忠勇行營者也孝廉
之言曰公名永安字梓青河南光州商城縣人父諸生公少孤

年十七沈毅善戰果勇倚如左右手以功累擢副將年纔二十餘耳威名赫然在甘隴間西征易帥人皆別圖進取公獨惓惓於果勇知遇解兵柄南歸及果勇鎮閩公以舊部從馬江旣敗續到夷船由五虎進攻長門十餘營同時潰公亟燃巨礮轟之而馬江夷船由後路遶攻炮臺皆外向公知不可守則率所部設伏山側夷每毀一臺必登岸舍舟炸其礮及長門甫半濟公突出夷人爭舟溺斃虜獲器械無算長門以全遂以功奏授總兵留閩光緒甲申乙未倭警公防廈臺事日棘驕卒李文魁乘變戕方中軍太府聘貽不敢問從而官之割臺議成文魁以亂黨內渡勢將肆掠公不動聲色執而戮之忌者蜚語謂公專然

廈門人則相慶以生矣公聰察彊記膽氣過人馭下嚴公廉無私故士樂爲用劇談終日無倦色涉獵史傳嘗曰今日安有萬全之局顧爲大臣不可持是論尤不可存是心子謂公言如此則公之才識風節可知矣然詳味公言雖無萬全之局而有萬全之心卜子有曰事君能致其身誠使將帥致身於朝廷偏裨致身於將帥士卒致身於偏裨合數千萬人爲一身其身可以塞天地回日月又何慮刀山劍林哉傳又曰臨事而懼蓋懼則歛歛則怒氣固好謀而成蓋謀則沉沉則敢心生以敢心持其怒氣以怒氣激其敢心則目中有敵意中已無敵矣卽如公之保長門也謂非懼而謀而夷人遂失其勝算長技哉而其要則

在於不愛錢岳忠武之言非第爲文臣發也夫人之生一身耳然其前有父母其後有妻子其挾所能以求用也功名爲緩衣食爲急冠帶爲輕身家爲重人情大抵然耳故古來名將自與士卒同甘苦始否則知錢而不知甘苦無與同甘誰與同苦哉孝廉爲公掌書記公禮之知公頗詳而稱公甚得其實今者公年五十有二麾下請舉酒爲壽此雖交際之常然亦足見其平日忠愛之所固結者深也孝廉因爲之求序於予予衰老善病思聞魁才傑士之所爲以鼓舞其志氣因不固辭并平時迂腐之見無所忌諱暢貢於前公殆將一笑也公新承簡命爲漳州鎮漳州亦予掌教地也嚴疆也俗敝而民偷遠距臺澎近控金

虞其情公爲長城哉謹序

陳母闕太恭人六十壽序

光緒丁酉秋及門陳耀兩大令自江西新昌具壽啓迨書致予
曰君耀母闕太恭人明年壽六十願夫子賜之言予於陳氏世
好也耀兩之叔父訥如孝廉學古文以予爲本師其伯父子厚
秀才與予有連自予主致用講席其羣從多及予門且其大父
訥夫贈君又予故人也其大母魏太淑人則魏丈又瓶先生之
妹予友子安孝廉之姑也予與子安相晤語輒道訥夫之劬學
與其姑之所以治家教子耳熟焉是不可以無言先是吾長樂
庠序中有三大鳥之稱三人名字偏旁皆從鳥而皆讀書工於
制舉之學名噪遠邇一陳先輩翺鳳一陳君瑞鳳一卽訥夫名

鶚廉氣尤豪每試不作第二人想其後陳先輩不元而其子祥
辨得元於壬子詎夫不元而其孫君耀得元於辛卯才學足以
自致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天豈有私哉論者歸美於庭訓予
以爲亦得賢內助之力焉竊聞太淑人治家嚴贈君既歿家徒
壁立諸孤皆幼太淑人撐持門戶者七年逮太恭人來歸則以
姑之教爲教女紅中饋之事行之以勤持之以儉雖貧而清雖
困而不瘁太淑人喜以爲善耀兩之封君翥如孝廉九試九薦
而弗售己卯始舉於鄉不數年亦棄賓客太恭人哀毀甚顧耀
兩兄弟曰汝父剛正汝宜繼志勿爲人議也是時君舉君良齒
尤穉太恭人忍淚授讀一如封君平日遂皆以能文自見易曰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嗃嗃嚴也嘻嘻狎也狎則失嚴則未失故處家甯失之嚴勿失之狎夫憂危乾惕之心可以激志氣端凝整肅之道可以閑行止傳曰生於憂患憂患之生可以淑身亦可淑世矣太恭人守太淑人之嚴以爲政於閭內而其家循循於矩矱之中長者無倣僻之行少者無子弟之過可謂能用嚴矣且古之勝臣傑士得力於母教者其成就必卓越於尋常故門庭之密邇不患其父之不嚴往往患其母之過慈父尊而母親恃慈則驕其消息有不可知者矣耀兩何幸而得太恭人爲之母哉耀兩由翰林改官知縣太恭人曰居官廉爲貴有餘祿宜以周人因歷數戚黨及宗族之不能自存

者令月捐廉俸以濟之然則太恭人雖久處窮約其志量尤不
可及哉今耀兩爲父母官矣政成民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誠以嚴毅治其身以和樂治其四境則民之以父母頌官者
必頌及官之父母矣則於封君未竟之志有光矣而太恭人之
康強逢吉詎有極哉謹序

林君靜齋六十有五壽序

左文襄公之督閩浙也創船政局於福州中岐奏起沈文肅公
爲大臣主其事船政既新創所需皆繁雜奇詭講之官官不時
應文肅公知吏胥之弊也奏誅一人復選於衆中謂林君爲吏
良咨藩司召入船署使司報銷事以治君固儒家子累代詩書
其封翁柯亭教諭與子族父秋槎大令爲同年子初應童試曾
以文就正焉其伯父諱望齡又子己酉同年生也君以家貧去
爲吏而孟子之所謂恆心未曾失也既受知於文肅遂以異常
勞勩獎保議敘五品頂戴以府經縣承用其後歷任船政大臣
亦皆信君任以事君可謂不負舉主矣古者大官少小官多周

禮所載至詳悉今之所謂吏卽古經之所謂府史胥徒也亦卽所謂庶人在官祿足代耕者也是皆立身自愛故足成成周之治夫吏亦在人爲之耳前五十年有葉不錯者予未審其爲何官之吏也但聞其人熟例案好與官爭官曰可葉輒曰否官曰是葉輒曰非一日文書具將上請矣葉復執辯數四官怒曰書辦錯乎葉挺立曰書辦不錯旣上大遭駁斥官乃嘆曰葉書辦果不錯於是葉不錯之名四馳而其真名反隱予又聞兩江何督之避賊也奔蕪湖止次舍中夜獨步數嘆息倦憑池欄而立忽來一老書辦半跪啓曰大人愛國所忌書辦亦受大人恩事恐不測指池曰此水甚清其大人升仙之所乎書辦請從何督

卒徘徊不能決老書辦又跪曰然則書辦可以去矣遂去不知
所往之二人者皆有士大夫之風然其敢言恐士大夫或反不
逮矣夫吏亦在人爲之耳吏無官之權力而假官之權力其禍
固之光大其門閭流慶於子孫語曰公門中好修行謂非左券
可操乎秦以吏爲師吏豈不足以爲師今不師其守法奉公而
師其舞文取利此吏之所以傲也明蘇州太守況公鍾非尙書
之部吏乎及爲蘇守終明之世蘇守無出況公右者夫吏亦仕
進之一途耳所惜者無破格用才之大吏又無真知灼見之能
員徒拘資格而吏亦遂隨波逐流以終耳君之子欣榮今年充

秋賦明年春將稱觴爲君夫婦壽來徵予文美矣哉愛日舒長
兩老具慶欣榮率其羣從子姪鞠脰奉卮酒卽誦予文於前君
當欣然爲之一醉也謹序

賞四品頂戴團練大臣前陝西山西布政使林公墓志銘

公諱壽圖字穎叔祁元炳乾隆丁酉舉人署江甯督糧同知父
士欽贈君早世母張太夫人苦節撫孤搜破篋殘書授讀嘗風
雪中遣公負米寒餓僮踣顛於石折其兩齒至今笑則奮然公
穎異力學少卽見知於閩邑侯曹公瑾弱冠舉於鄉成進士觀
政工部入軍機處諳練有名聲又以其間與孫衣言張興鏞王
拯相切劘講求有用之書公感歐陽公少孤承母訓著所居曰
歐齋壽陽祁文端公爲之書額轉御史是時直省不修吏治閩
尤甚公劾罷藩司裕鐸又荐降調浙藩徐宗幹入閩皆允行
其餘所言多關重大擢順天府丞遷府尹公以嚴治幾輔帖然

出爲陝西布政使漢回方搆亂危途也太夫人曰急病讓夷臣職耳速行勿疑公遂託母於所親單騎抵西安適當灞橋兵敗之後縋城入官吏驚爲天降環問計將安出公曰吏事爲戎事根本大吏尤小吏綱領安有更不治而可治軍者乎故遇猾吏必翦除遇悍將必裁抑回氛漸殺而大亂繼以大災公總荒政設粥廠十餘所四更匹馬隨一二僕役出無定期往無定向吏胥凜凜不敢欺百姓遠望馬首輒先奔驩呼曰老林來矣謠曰老林來老林來粥鼎開食無災時公已迎養太夫人大夫人至微病百姓聞之爲禮佛於終南山有亭焉名曰慈壽既有伊黎參贊聯捷者統兵過境索夫馬逾例數倍百姓泣訴公裁其

半參贊大忿謂地方供給不時至以掩其逗遛不前之故秦撫
劉蓉上疏力爭 朝命兩重臣按之不得根據遂以求治太速
御下太嚴入奏有 旨降調會楊公岳斌過陝以紳民公稟入
告 特旨賞給三品頂戴署陝西布政使兼司軍營轉運其後
遂 命督辦慶陽糧臺兼管慶陽軍務復奉 旨改慶陽爲全
甘後路糧臺卽在西安督辦以便公養母尋奉仍補陝西布政
使之 命未幾西征幕府至議出關大舉欲借餉百萬令藩司
分派州縣公曰地方初復流亡未安集民力恐不堪急之或虞
意外且藩司屢乞終養近得請矣亦恐不能終始其事乃中
止然而已拂大帥之意矣公長不過中人而明聰機警之氣溢

於大宅目光炯炯四射議論應弦赴的談笑出之或雜以詼諧
衆口皆廢人始憚之繼且忌之咸同中興以來部臣之權不逮
疆臣部臣之所不可疆臣必再三執奏以求直 國家方倚以
集事亦或曲從之一意孤行例案皆不足憑故當時操大柄者
不暇深知 祖制且亦厭言 祖制公熟於 國故時以率由
舊章相撐拄主者雖無以難而積不能平者久矣故公雖倖免
於秦而遂粹中於晉太夫人終於陝公奉柩歸葬既釋服丙子
春入都補官歲將終 簡放山西布政使時山西旱荒歷年矣
不報災丁丑七月予過平定屋無門樹無皮草根木葉俱盡民
皆四散逃荒至太原晤公神采大減矣言語斷續舉酒不能飲

視其左右長案文書山積小半催協餉大半則各郡縣報災請
賑請緩征也予曰噫此皆藩司所應爲事也即使盡如公意亦
不過循分供職之常況萬萬掣肘以身殉之無補也曷投劾自
免而去公曰能乎忍乎予無以應不二十日公以協餉解不及
額革職然窺其籍則所解已十逾七八矣公時借帑買米倉猝
未能歸歟晉撫曾忠襄公謂公曰吾在此使公失官吾愧之使
公失官而猶負累吾更愧之公自作歸計官歟吾任之公不得
已遂行送者傾城郭皆呼曰公何行之急也吾民方爲公謀償
逋也行至湖北公念故鄉無一椽可蔽遂依所親賃屋以居沈
文肅公時爲江督以鐘山書院迎公主講閩督何公璟屢勸公

歸然公猶羈縻兩年餘始得行嗟乎意氣相阨勢位相陵宦場
常態固不足深怪第以賢能者遇之惋惜慨歎愛憎之日紛然
矣賈生雖秀材固不足以敵絳灌哉嗟乎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公歸與予久坐深言皆其家庭中事公以爲既不見用於世則
當治生以自活於是隨俗就時不爲矯亢最後法人入寇大府
奏公爲團練大臣 賞四品頂戴借虛望以消耗其雄心皆
不足以酬公志也公之以葬母歸也次年主致用講席課日公
必招予及劉炯甫刺史縱論一切子夜予倦而息炯甫健與公
酬對輒至雞三號故公家人有謝半轡劉天光之目嘗一夜公
醉而寢矣睡夢中忽嚔啾大哭口稱少鶴少鶴者王通政拯字

也時其凶間初到通政早失怙其姊教之成立公以孤露與己同結爲深交予與炯甫淒然因嘆公之於性情不薄也近十數年予疲於書院考校公亦少出或累月不相見公病有日矣予始聞遣人走問公猶自言無害其夕漏下二十刻逝矣得壽七十有七旦日子走哭諸寢長子念虔前已卒官於直隸次師尙適偕其弟宗遠有事於楚北對客稽顙者則季子同灝也公元配吳夫人繼娶張夫人適室嚴氏趙氏子四女八梁終年張仲炳丁菁葉在廷趙時桐陳君常陳伯炅其壻也出處率有名位少者未字孫一慶孫念虔師尙皆及吾門師尙請志墓子念公早達久宦生平熟在人口且其家乘當備書故特舉犖犖大者

與其遺文逸事則精神寄焉要於不誣而已公著述宏富已刻者詩集及啓東錄餘或燬於火或尙待編輯自營生壅於西湖貴安山手書墓門曰未知東越歸何傳爲愛西湖買此山昔陳恭甫編修自史館歸補撰東越儒林文苑二傳上之其文詳而潔公慕之西湖本水利也亦備遊觀自宋趙忠定以下修濬和繼辛稼軒來閩有雨中懷趙丞相詞云詩人例入西湖社公弱冠與英俊諸君子唱和合刻西湖社吟稿嗟乎宛在堂中兩朝詩老俎豆萃於此而宋李忠定公 國朝林文忠公亦皆祀湖上水木清華煙雨霏霧之中固騷魂毅魄雲車風馬所往還下上於其間者也公其樂此乎公之意量遠矣子同公受知於上

元溫明叔侍郎師子入學公歲試高等也戊辰予之陝就館光
師餞之謂曰顏叔在長安子舊同郡可與論學客邊當不寂寞
予唯唯嗟乎白頭兩弟子卒皆憔悴江潭終是則重負師門者
矣悲夫銘曰

其才函蓋人無衆厥心精密器無縫御風上征馬方縱飛杖敲
頭蟲成蛹吁嗟乎孤山鶴丹山鳳生有自來海山夢公有海山
紀夢圖謂
前身爲黃善刀而藏吾道壅削趾適履公心痛百鍊丹砂化爲
汞吁嗟乎長夜心光耿邱隴

劉潛齋元配方孺人墓志銘

予今年七十有九失偶二十餘年每念共憂患同貧賤相莊無
間言遇事根觸胸次輒作惡而潛齋上舍令銘其婦方孺人墓
省來書其根觸予心更何如耶方爲莆田著姓孺人年十七來
歸潛齋癖買書囊盡孺人質衣及條脫以應衣盡條脫屢質不
克贖終其身予謂此一事孺人卓越於尋常脂粉萬萬矣予嘗
有詩曰少時買書苦無錢老去讀書恐無年予婦陳恭人見之
笑曰錢可有無年不可失予婦故貴家女盡斥其奩資以資我
至今予所讀書尙有恭人爲予手裝者嗟乎婦人之所愛者豔
服耳金銀飾耳誰則向冷淡生涯中而以此易彼耶今又聞孺

人事而謂予能無百感交集耶嗟乎婦人無外事所傳者大抵
庸德是故孝於姑慈於妾和妯娌勤中饋是亦閨門之盛節然
能相其夫者率循矩矱不過有至有不至耳惟嗜書愛文不厭
寒酸是則所謂女有士行者歟孺人其選矣孺人生道光戊申
卒光緒甲午年四十七子慶溥早卒次璞孫二孫女二疾革族
戚聚哭私諡曰溫懿葬某山銘曰

後村賢裔劉澹齋用心金石空朋儕悼亡使我銘幽棲溫懿私

諡室所題世德有宋孺人齊

有宋林孺人墓志銘後村爲厥配
撰石刻久佚澹齋窮搜乃得之

減餐卻襦無効谿雙釧換書脫手賫琅函翠墨森東西園香笑

語霏瓠犀我銘愈慙首愈低書癡例有黔婁妻

承霽居印草序

藝事之不古大抵作意求工之一念誤之也然則藝不必工乎
非也有元氣以前之工有人事以後之工小孩初能執筆不授
以字倣使其隨意作畫皆有古籀古篆渾樸之致及其稍知輕
重俯仰則此意亡矣是何不成字反近古稍成字而反遠於古
乎殆人巧勝而天真鑿矣摹印謂之繆篆綢繆詰訓繁則減濶
則增其增減別有章法不必盡規以六書非以爲觀美也求茂
密以防奸僞也蓋古者官印多而私印少且古人作字之法與
今不同昔漢炁橫有四子避難改姓散之四方或姓香或姓桂
或姓炁其居者仍姓炁四字皆九畫同音若以今字法論之炁

下從火固四畫上從日亦四畫無所謂九畫也桂右從木固四畫左圭從兩土土各三畫合之十畫無所謂九畫也香快準此不知古人作日中三小畫旁兩長畫不相連故與火九畫也圭四畫並作中長畫直貫而下故與木九畫也今談語人曰日字短畫長畫不相連圭字中畫直下不兩截則人必大笑以爲是不識字并不知作字也而渾淪之體日以漓矣蓋自魏晉以來金石之學衰縑素之學盛日趨嫵媚而摹印亦隨風氣爲轉移自元明以逮今茲無論或金或玉或石或角或牙或磁或木其法有單刃有雙刃有方刃有圓刀秦篆漢章紛紜左右能者皆是以前名家且成爲流派非不工也然殆皆爭勝人事而無與於

元氣矣然則習斯藝者其必精究篆籀參之以鐘鼎去其奧與
怪而浹洽於心乃出之手使人望之穆然不敢狎卽之又犁然
不忍舍善印者曰五分寫五分刻寫不入格何用刻又曰陽文
易陰文難陽文有畫者陰文無畫者無畫之中正元氣之所透
露而旁魄者也斯卽形上形下之所以然哉子獲年家子近從
予遊聰穎多才藝能繪事工篆刻一日出其印草求予序予於
此道未習然少時朋輩頗有以此自負者卽今及門中能者亦
不乏人不知較之子獲何如然而此固文藝中事也子夏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源流正別所當瞭然又豈但刻印云爾哉子獲
或不以吾言爲異乎光緒戊戌新夏藥階退叟謝章铤

與陳叔毅書

昨課餘偶錄四本務於年內付還近又得文兩三篇晤目奉閱
僕不能脫却文字障因思學嚴君平賣卜故事與丘言忠與子
言孝而傅以經義以抒其生平無己之心并寄其近日無聊之
感是亦不得志者之爲政也且遺文佚事時時旁見側出殆亦
前言往行多識蓄德之所不禁乎此際舉筆空所依傍遠則金
華崑山不求其合近則桐城常州不知其派乘其機勢之所至
卽韓子所云懼其雜也逆而距之亦不暇計及文成似胸中別
有一境界不知足下以爲然否視此時風衆勢卽眼前四書五
經將成絕學而古文一道殆爲廣陵散矣嗟乎著書立說收召

門徒此二大宗皆我孔子開之然當其時卽有假孔子之法以與孔子爲難者戰國之末百家爭鳴其氣微百倍於尼山其紛紜不亞於今日雖禦侮如子路善辨如孟子蓋亦無如之何韓子所謂安在其廓如也迨至潦盡泉清而孔氏獨以其道傳然亦危矣哉夫備物致用取其所長補吾所短古之人未嘗不然似無殫身投溺流盡棄三綱五常而一意求功利是富強國家尙不可知而陷溺人心無窮期矣僕嘗謂四子心性之說消於佛老大學格致之功變於泰西此修鍊家所謂魔也大魔三四小魔不可數計然使天崩地壞盤古復出則不可知若猶是此乾坤則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由今之道無變今

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變者當先修其不可變始風俗
由於人心人心既壞何有風俗竊謂今日在下者當隨事挽回
人心在上者當極力要結人心以此爲先務或可冀望萬一否
則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誠有不忍言者矣日來百端交集故發
憤一言之勿爲外人道幸甚

賭棋山莊集

文又續卷二

星

門人陳湯奏校字